

蕊，我想，
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。

——林语堂

文章之妙出诸天然，现于人心，
及心心相印，其流传遂远。

——俞平伯

〔清〕
沈复

著

张坤

任萍

校译

浮生六记



〔清〕沈复

——著

张坤

任萍

——校译

浮生六记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六记 / (清) 沈复著; 张坤, 任萍校译. —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16.4
ISBN 978-7-5484-2471-0

I. ①浮… II. ①沈… ②张… ③任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7624 号

书 名: 浮生六记

作 者: [清] 沈 复 著 张 坤 任 萍 校译

责任编辑: 韩金华 张 薇

责任审校: 李 战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: 15002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2 8790020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 87900256

开 本: 720mm × 980mm 1/16 印张: 14.5 字数: 20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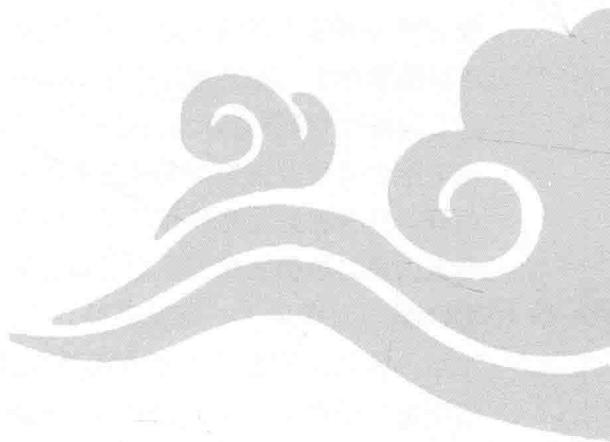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2471-0

定 价: 29.8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 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

导读

“五四”时期，正当激进的青年们追逐“平等”、“自由”、“个性解放”，发愿要“砸烂孔家店”、捣碎那“吃人的礼教”，将中国的传统经典弃之如敝屣之时，却有清朝乾嘉之际一无名文人所写的一本小册子逆流而上，盛行一时，在当时纷攘激荡的历史大潮中独放异彩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

这本小册子就是《浮生六记》。其作者沈复（1763-1822后），字三白，号梅逸，是生活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苏州的一无名文人。此君一生游幕辗转，中途弃文从商，以失败告终，后又重操旧业，大部分时间穷困潦倒。该书成书以后，手稿零落，几近湮没。幸而道光年间杨引传于苏州冷摊上淘得此书残稿，然而当时已经亡佚二记。道光末年，当时著名学者王韬为其题跋，赞其“笔墨之间，缠绵哀感，一往情深”。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该书终于在上海申报馆得以翻印，重见天日。然而，该书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。如前面所说，《浮生六记》真正大放光彩是在“五四”时期。1936

年，林语堂将其译成英文，在《天下》月刊上连载，后又出版了英汉对照单行本，遂广为流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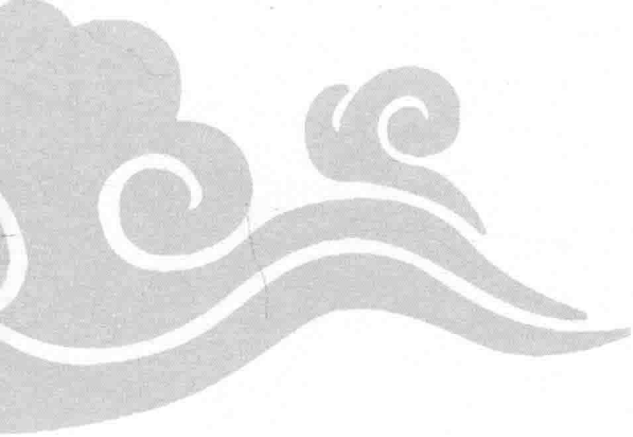
《浮生六记》其六记分别为：《闺房记乐》《闲情记趣》《坎坷记愁》《浪游记快》《中山记历》及《养生记道》，后两记早已亡佚。后来有人亦在苏州冷摊上发现其全本，然而后两记经考证系后人伪作。虽然如此，其中仍不乏精彩的描画与体悟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《闺房记乐》描写了作者与爱妻陈芸之间的缠绵缱绻，《闲情记趣》记载了作者生活中的爱好雅趣；《坎坷记愁》则描写了作者与芸悲凄曲折、痛断人肠的人生经历；《浪游记快》描写了作者游赏名山大川的豪兴与雅意；《中山记历》描画了琉球的风土与人情，多有上古风味；《养生记道》记述了作者的养生感悟，颇见看透世事的宁静与淡然。全书用语平实，描写细腻，感情真挚，深切感人。读其闺房之乐，便觉芸倩影窈窕，纯情可爱，使人爱不释手；读其闲情之趣，则感其幽兴雅致，恬淡安闲，令人深入其中；读其坎坷之愁，则感惨痛欲绝、魄摇神动，令人掩卷而泣；读其浪游之快，则觉天开地阔、意纵四海，使人目爽神清。翻卷至此，使人不得不暗自庆幸明珠重返，奇书失而复得，真心感激杨引传先生，慧眼识英，未让佳作湮没。

《浮生六记》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刻画和塑造了芸这样一个兰心蕙质、玲珑剔透的熠熠生辉的女子。林语堂曾称，“芸，我想，是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”，并时时向朋友感慨：“沈三白之妻芸娘，乃是人间最理想的女人，能以此姝为妻，真是三生有幸呢。”芸天资聪颖，颇具才情，识山川之美，知诗歌之妙；日常生活颇懂幽雅之趣，往往匠心独具，瞬间即化腐朽成神奇矣。入俗而脱俗，这就是芸的魅力之所在。她活泼率真、痴心纯情，如芙蓉映水、弱柳扶风，总是那般怡人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形象，却被屡屡摧残，先被小人所暗算，后被公婆所驱赶，再为浮妓所欺骗，母死弟亡，恶疾缠身，最后困顿而死。书读至此，不能不令人掩卷长叹，痛佳人香魂消散。即使如此，芸永远是读者心中最美好的形象，是最可爱的女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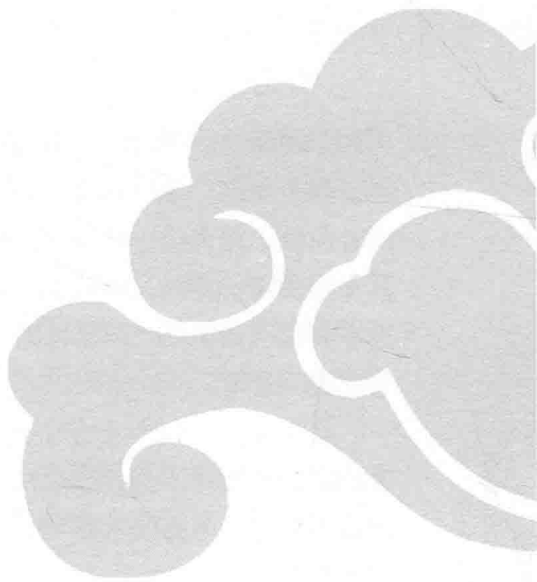
《浮生六记》自“五四”被重新发现以来，广受好评，屡被翻印。尤其在1924年被俞平伯整理以单行本发行后，至20世纪40年代，已被印行了50余次，盛况空前。林语堂非常推崇这本书，“素好《浮生六记》，发愿译成英文，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”。俞平伯评价此书：“妙肖不足奇，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；韶秀不足异，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。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，只见明莹，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；只见精致，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。”《大公报》评论：“凡治中国文学者，鲜有不读沈三白的《浮生六记》的。”足见此书何其受世人喜爱。

编 者



目录

导读	1
卷一 闺房记乐（原文）	1
卷一 闺房记乐（译文）	14
卷二 闲情记趣（原文）	35
卷二 闲情记趣（译文）	42
卷三 坎坷记愁（原文）	54
卷三 坎坷记愁（译文）	67
卷四 浪游记快（原文）	85
卷四 浪游记快（译文）	106
卷五 中山记历（原文）	135
卷五 中山记历（译文）	161
卷六 养生记道（原文）	191
卷六 养生记道（译文）	206



原文

卷一·闺房记乐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苏州沧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

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；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；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；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姻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；克昌从师修脯无缺。一日，于书麓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；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

芸与余同龄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

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

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唯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

是夜送亲城外，返，已漏三下。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。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



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夜即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，大醉而卧，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。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

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

余笑曰：“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。”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；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；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曦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情耳。”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，专役相迓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

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。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。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！”

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

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半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

人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。喜同成人得赦。

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，板桥内一轩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意也；檐前老树一株，浓阴覆窗，人面俱绿，隔岸游人往来不绝，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。禀命吾母，携芸消夏于此。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读书论古，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^[1]为令。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一日，芸问曰：“各种古文，宗何为是？”余曰：“《国策》《南华》取其灵快，匡衡刘向取其雅健，史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浑，柳州取其峭，庐陵取其宕，三苏取其辩，他若贾、董策对，庾、徐骅体，陆贽奏议，取资者不能尽举，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芸曰：“古文全在识高气雄，女子学之恐难入彀，唯诗之一道，妾稍有领悟耳。”余曰：“唐以诗取士，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。卿爱宗何人？”芸发议曰：“杜诗锤炼精纯，李诗潇洒落拓；与其学杜之森严，不如学李之活泼。”余曰：“工部为诗家之大成，学者多宗之，卿独取李，何也？”芸曰：“格律谨严，词旨老当，诚杜所独擅；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爱。非杜亚于李，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，爱李心深。”余笑曰：“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。”芸笑曰：“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，时感于怀，未尝稍释。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芸曰：“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”余笑曰：“异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乐天是启蒙师，余适字三白，为卿婿；卿与‘白’字何其有缘耶！”芸笑曰：“‘白’字有缘，将来恐白字连篇耳。”（吴音呼别字为白字。）相与大笑。余

[1]射覆：一种行酒令的游戏。覆者用瓯盃、盒子等将某一物件覆盖，射者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，猜错了就要被罚酒。

曰：“卿既知诗，亦当知赋之弃取。”芸曰：“《楚辞》为赋之祖，妾学浅费解。就汉晋人中，调高语炼，似觉相如为最。”余戏曰：“当日文君之从长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”复相与大笑而罢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羁；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礼。偶为披衣整袖，必连声道“得罪”，或递巾授扇，必起身来接。余始厌之，曰：“卿欲以礼缚我耶？语曰：‘礼多必诈’。”芸两颊发赤，曰：“恭而有礼，何反言诈？”余曰：“恭敬在心，不在虚文。”芸曰：“至亲莫如父母，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”余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芸曰：“世间反目多由戏起，后勿冤妾，令人郁死！”余乃挽之入怀，抚慰之始解颜为笑。自此“岂敢”、“得罪”竟成语助词矣。鸿案相庄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

家庭之内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问曰：“何处去？”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见之者。实则同行并坐，初犹避人，久则不以为意。芸或与人坐谈，见余至必起立，偏挪其身，余就而并焉。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，始以为惭，继成不期然而然。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“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！”斯言诚然欤。

是年七夕，芸设香烛瓜果，同拜天孙^[1]于我取轩中。余镌“愿生生世世为夫妇”图章二方，余执朱文，芸执白文，以为往来书信之用。

是夜月色颇佳，俯视河中，波光如练，轻罗小扇，并坐水窗，仰见飞云过天，变态万状。芸曰：“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间，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？”余曰：“纳凉玩月，到处有之；若品论云霞，或求之幽闺绣闼，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；若夫妇同观，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。”未几，烛烬月沉，撤果归卧。

七月望，俗谓之鬼节。芸备小酌，拟邀月畅饮。夜忽阴云如晦，芸愀然曰：“妾能与君白头偕老，月轮当出。”余亦索然。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，梳织于柳堤蓼渚间。

[1]天孙：即织女。典出《汉书·天文志》：“织女，天帝孙也。”

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，而两韵之后逾联逾纵，想入非夷，随口乱道。芸已漱涎涕泪，笑倒余怀，不能成声矣。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，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曰：“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妆压鬓。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，其香更可爱，所供佛手当退三舍矣。”芸乃止笑曰：“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无意间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须借人之势，其香也如胁肩谄笑。”余曰：“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？”芸曰：“我笑君子爱小人耳。”

正话间，漏已三滴，渐见风扫云开，一轮涌出。乃大喜。倚窗对酌，酒未三杯，忽闻桥下哄然一声，如有人堕。就窗细瞩，波明如镜，不见一物，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。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胆怯，未敢即言。芸曰：“噫！此声也，胡为乎来哉？”不禁毛骨皆栗，急闭窗，携酒归房。一灯如豆，罗帐低垂，弓影杯蛇，惊神未定。剔灯入帐，芸已寒热大作，余亦继之，困顿两句。真所谓乐极灾生，亦是白头不终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愈。以芸半年新妇，未尝一至间壁之沧浪亭，先令老仆约守者勿放闲人。于将晚时，偕芸及余幼妹，一姬一婢扶焉，老仆前导。过石桥，进门，折东曲径而入。叠石成山，林木葱翠。亭在土山之巔；循级至亭心，周望极目可数里，炊烟四起，晚霞烂然。隔岸名近山林，为大宪行台^[1]宴集之地，时正谊书院犹未启也。携一毯设亭中，席地环坐，守者烹茶以进。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，渐觉风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虑尘怀爽然顿释。芸曰：“今日之游乐矣。若驾一叶扁舟，往来亭下，不更快哉？”时已上灯，忆及七月十五夜之惊，相扶下亭而归。吴俗，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，皆出结队而游，名曰“走月亮”。沧浪亭幽雅清旷，反无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认义子，以故余异姓弟兄有二十六人。吾母亦有义女九人。九人中王二姑、俞六姑与芸最和好。王痴憨善饮，俞豪爽善谈。每集，必逐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；此俞六姑一人计也。

[1]大宪行台：大宪，旧时府吏对上司的称呼。行台，地方大吏的官署与住所。指地方高官的住地。



余笑曰：“俟妹于归后，我当邀妹丈来，一住必十日。”俞曰：“我亦来此，与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”芸与王微笑而已。

时为吾弟启堂娶妇，迁居饮马桥之仓米巷。屋虽宏畅，非复沧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诞辰演剧，芸初以为奇观。吾父素无忌讳，点演惨别等剧，老伶刻画，见者情动。余窥帘见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内探之，俞与王亦继至。见芸一人支颐独坐镜奁之侧。余曰：“何不快乃尔？”芸曰：“观剧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戏徒令人肠断耳。”俞与王皆笑之。余曰：“此深于情者也。”俞曰：“嫂将竟日独坐於此耶？”芸曰：“俟有可观者再往耳。”王闻言先出，请吾母点刺梁后索等剧，劝芸出观，始称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无后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寿山祖塋之侧，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扫。王二姑闻其地有戈园之胜，请同往。芸见地下小乱石有苔纹，斑驳可观，指示余曰：“以此叠盆山，较宣州白石为古致。”余曰：“若此者恐难多得。”王曰：“嫂果爱此，我为拾之。”即向守坟者借麻袋一，鹤步而拾之。每得一块，余曰：“善”，即收之；余曰“否”，即去之。未几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曰：“再拾则力不胜矣。”芸且拣且言曰：“我闻山果收获，必藉猴力，果然！”王愤撮十指作哈痒状，余横阻之，责芸曰：“人劳汝逸，犹作此语，无怪妹之动愤也。”

归途游戈园，稚绿娇红，争妍竞媚。王素憨，逢花必折。芸叱曰：“既无瓶养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为！”王曰：“不知痛痒者何害？”余笑曰：“将来罚嫁麻面多须郎，为花泄忿。”王怒余以目，掷花于地，以莲钩^[1]拨入池中，曰，“何欺侮我之甚也！”芸笑解之而罢。

芸初缄默，喜听余议论。余调其言，如蟋蟀之用纤草，渐能发议。

其每日饭必用茶泡，喜食芥卤乳腐，吴俗呼为“臭乳腐”；又喜食虾卤瓜。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恶者。因戏之曰：“狗无胃而食粪，以其不知臭秽；蜣螂团粪而化蝉，以其欲修高举也。卿其狗

[1]莲钩：旧时妇女缠的小脚。

耶，蝉耶？”芸曰：“腐取其价廉而可粥可饭，幼时食惯。今至君家，已如蛻螂化蝉，犹喜食之者不忘本也。至卤瓜之味，到此初尝耳。”余曰：“然则我家系狗窦耶？”芸窘而强解曰：“夫粪，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与不食之别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啖之。腐不敢强，瓜可掩鼻略尝，入咽当知其美，此犹无盐貌丑而德美也。”余笑曰：“卿陷我作狗耶？”芸曰：“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试尝之。”以箸强塞余口，余掩鼻咀嚼之，似觉脆美；开鼻再嚼，竟成异味。从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许拌卤腐，亦鲜美。以卤瓜捣烂拌卤腐，名之曰“双鲜酱”，有异味。余曰：“始恶而终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”芸曰：“情之所钟，虽丑不嫌。”

余启堂弟妇，王虚舟先生孙女也，催妆^[1]时偶缺珠花，芸出其纳采^[2]所受者呈吾母，婢姬旁惜之。芸曰：“凡为妇人已属纯阴。珠乃纯阴之精，用为首饰，阳气全克矣，何贵焉。”而于破书残画，反极珍惜。书之残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门，汇订成帙，统名之曰“断简残篇”；字画之破损者，必觅故纸粘补成幅，有破缺处，倩予全好而卷之，名曰“弃余集赏”。于女红中馈^[3]之暇，终日琐琐，不惮烦倦。芸于破笥烂卷中，偶获片纸可观者，如得异宝。旧邻冯姬每收乱卷卖之。其癖好，与余同，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语，一举一动，示之以色，无不头头是道。

余尝曰：“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为男，相与访名山，搜胜迹，遨游天下，不亦快哉！”芸曰：“此何难，俟妾鬓斑之后，虽不能远游五岳，而近地之虎阜灵岩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尽可偕游。”余曰：“恐卿鬓斑之日，步履已艰。”芸曰，“今世不能，期以来世。”余曰：“来世卿当作男，我为女子相从。”芸曰：“必得不昧今生，方觉有情趣。”余笑曰：“幼时一粥犹谈不了，若来世不昧今生，合卺之夕，细谈隔世，更无合眼时矣。”芸曰：“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姻事，今生夫妇已承牵合，来世姻缘亦

[1]催妆：即催妆礼。婚礼前三日，男方下催妆礼，有婚衣、镜、粉等。

[2]纳采：即纳彩，男方托媒去女方提亲，送上钱财礼物等。

[3]中馈：做饭。

须仰藉神力，盍绘一像祀之？”

时有苕溪戚柳堤，名遵，善写人物，倩绘一像，一手挽红丝，一手携杖悬姻缘簿，童颜鹤发，奔驰于非烟非雾中；此戚君得意笔也。友人石琢堂为题赞语于首，悬之内室。每逢朔望，余夫妇必焚香拜祷。后因家庭多故，此画竟失所在，不知落在谁家矣。“他生未卜此生休”，两人痴情，果邀神鉴耶？

迁仓米巷，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，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。院窄墙高，一无可取。后有厢楼，通藏书处，开窗对陆氏废园，但有荒凉之象。沧浪风景，时切芸怀。

有老姬居金母桥之东，埂巷之北。绕屋皆菜圃，编篱为门。门外有池约亩许，花光树影，错杂篱边，其地即元末张士诚王府废基也。屋西数武^[1]，瓦砾堆成土山，登其巅可远眺，地旷人稀，颇饶野趣。

姬偶言及，芸神往不置，谓余曰：“自别沧浪，梦魂常绕，今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老姬之居乎？”余曰：“连朝秋暑灼人，正思得一清凉地以消长昼。卿若愿往，我先观其家可居，即袱被而往，作一月盘桓何如？”芸曰：“恐堂上不许。”余曰：“我自请之。”

越日至其地，屋仅二间，前后隔而为四，纸窗竹榻，颇有幽趣。老姬知余意，欣然出其卧室为赁，四壁糊以白纸，顿觉改观。于是稟知吾母，挈芸居焉。

邻仅老夫妇二人，灌园^[2]为业，知余夫妇避暑于此，先来通殷勤，并钓池鱼，摘园蔬为馈。偿其价，不受，芸作鞋报之，始谢而受。

时方七月，绿树阴浓，水面风来，蝉鸣聒耳。邻老又为制鱼竿，与芸垂钓于柳阴深处。日落时，登土山，观晚霞夕照，随意联吟，有“兽云吞落日，弓月弹流星”之句。少焉月印池中，虫声四起，设竹榻于篱下。老姬报酒温饭熟，遂就月光对酌，微醺而饭。浴罢则凉鞋蕉扇，或坐或卧，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。三鼓归卧，周

[1]武：半步。

[2]灌园：浇灌园圃，指种植瓜菜。

体清凉，几不知身居城市矣。

篱边倩邻老购菊，遍植之。九月花开，又与芸居十日。吾母亦欣然来观，持螯对菊，赏玩竟日。

芸喜曰：“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，买绕屋菜园十亩，课仆姬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画我绣，以为诗酒之需。布衣菜饭可乐终身，不必作远游计也。”余深然之。今即得有境地，而知己沦亡，可胜浩叹！

离余家半里许，醋库巷有洞庭君祠，俗呼水仙庙，回廊曲折，小有园亭。每逢神诞，众姓各认一落，密悬一式之玻璃灯，中设宝座，旁列瓶几，插花陈设以较胜负。日惟演戏，夜则参差高下插烛于瓶花间，名曰“花照”。花光灯影，宝鼎香浮，若龙宫夜宴。司事者或笙箫歌唱，或煮茗清谈，观者如蚁集，檐下皆设栏为限。

余为众友邀去，插花布置，因得躬逢其盛。归家向芸艳称之，芸曰：“惜妾非男子，不能往。”余曰：“冠我冠，衣我衣，亦化女为男之法也。”于是易髻为辫，添扫蛾眉；加余冠，微露两鬓尚可掩饰；服余衣长一寸又半，于腰间折而缝之，外加马褂。芸曰：“脚下将奈何^[1]？”余曰：“坊间有蝴蝶履，大小由之，购亦极易，且早晚可代撒鞋^[2]之用，不亦善乎？”芸欣然，及晚餐后，装束既毕，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，忽变卦曰：“妾不去矣。为人识出既不便，堂上闻之又不可。”余怂恿曰：“庙中司事者谁不知我？即识出亦不过付之一笑耳。吾母现在九妹丈家，密去密来，焉得知之？”

芸揽镜自照，狂笑不已。余强挽之，悄然径去。遍游庙中，无识出女子者。或问何人，以表弟对，拱手而已。最后至一处，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庭后，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。芸忽趋彼通款曲^[3]，身一侧，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。旁有婢媼怒而起曰：“何物狂生，不法乃尔！”余欲为措词掩饰，芸见势恶，即脱帽翘足示之曰：“我亦女子耳。”相与愕然，转怒为欢。留茶点，唤肩舆送归。

[1] “脚下”一句：当时的妇女都缠足，穿绣花鞋，很容易被认出来。

[2] 撒鞋：拖鞋。

[3] 款曲：恳切诚挚的心意。